

論語經正錄

論語經正錄

論語經正錄

淡澤 王肇晉 學

男 用誥 述

泰伯第八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
稱焉

朱子論語或問或問何以言三讓之爲固讓也曰古
人辭讓以三爲節一辭爲禮辭再辭爲固辭三辭爲
終辭故古注至是但言三讓而不解其目也今必求
其事以實之則亦無所據矣曰何以言其讓於隱微
之中也曰泰伯之讓無捐遜授受之迹人但見其逃
去不返而已不知其讓也知其讓者見其讓國而已

而不知所以使文武有天下者實由於此則是以天下讓也曰其爲至德何也曰讓之爲德旣美矣至於三則其讓誠矣以天下讓則其所讓大矣而又能隱晦其迹使民無得而稱焉則其讓也非有爲名之累矣此其德所以爲至極而不可以有加也曰太王有廢長立少之意非禮也泰伯又揆其邪志而成之至於父死不赴傷毀髮膚皆非賢者之事就使必於讓國而爲之則亦過而不合於中庸之德矣其爲至德何邪曰太王之欲立賢子聖孫爲其道足以濟天下而非有愛憎之間利欲之私也是以泰伯去之而不爲狷王季受之而不爲貪父死不赴傷毀髮膚而不爲不孝蓋處君臣父子之變而不失乎中庸此所以

爲至德也其與魯隱公吳季子之事蓋不同矣

用詰謹案古注但言三讓而不解其目王肅
注也鄭康成注云太王疾泰伯因適吳越採
藥太王歿而不返季歷爲喪主一讓也季歷
赴之不來奔喪二讓也免喪之後遂斷髮文
身三讓也

朱子文集

荅黃直翁

以天下讓祇依龜山說推本而言之

爲是所云不示以不可立則王季之心不安而位未
定此意甚好非惟說得泰伯之心亦說得王季之心
也蘇子由云漢東海王以天下授顯宗唐宋王成器
以天下授元宗皆兄弟終身喪閒言何必斷髮文身
若使王季之心如漢顯宗唐元宗則此說可也若有

叔齊之心則不能一朝居矣王季之賢豈下叔齊也哉然泰伯三讓權而不失其正是乃所以爲時中也故夫子以至德稱之

用誥謹案龜山說云泰伯亡如荊蠻以讓季歷是時周未有天下也然文王之興本由太王謂泰伯以天下讓者蓋推本言之也讓之於隱微之中故民喪得而稱焉有讓之之實而喪其名茲其爲至德也歟

閻百詩曰集注莫不善於太王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從讓主君臣立說者余取歸熙甫泰伯論爲之刪竄以正之曰辭受之際惟聖人爲能盡乎天下之至情何也伯夷叔齊天下之義士也伯夷順其父之志

而以國與其弟然終於叔齊之不敢受則是其父之志終不遂矣夫家人父子之間豈無幾微見於顏色必待君終無適嗣之日相與褰裳衣之民將得因而偁之故聖人以爲賢人而已至泰伯則不然不讓於傳位之日而於採藥之時是蓋有伯夷之心而無其迹然後可以行伯夷之事遂伯夷之心古今之讓從未有曲而盡如此焉者此夫子所以深歎其不可及也蓋太王之欲傳歷及昌也非如晉獻漢高從少子之是夢也亦非爲昌之終必翦商爲數世後伏革除之謀也不過曰代有殊德天下將長育其福云爾是固爲天下之公心也使泰伯知其意而猶與之竝立於此太王賢者卽心爲天下而終以長幼之節不忍

言吾卽明言而公讓之弟亦將終爲叔齊而不忍受
是亦夷之終不獲遂其父志而已矣夫父有志而吾
順而成之且如是其曲而盡也世之說者不深晰其
父子之情而彊謂其全君臣之義夫弟於商獨非君
臣而乃以蔑義之事推而付之也乎且又何以爲傳
之者地乎而乃曰至德也乎夫德莫先於孝先意承
志孝子之事也故泰伯之所爲乃匹夫匹婦之爲當
然者夫惟匹夫匹婦以爲當然是天下之至情也而
非聖人則固不能盡也

案朱子一生精力在四書章句集注使聖學昌明
其功大矣至於文義偶有未協處固不必過爲迴
護致成門戶之見此章集注金仁山辨之先驚息

先生亦云集注特沿史記之文洗刷未淨其病尤在添一志字有似處心積慮陰謀人國者之所爲黃勉齋云朱子晚年改論語集注至關雎章而止則此章之注固亦未爲定論也

顧涇陽曰從文王起念是以父子讓也從王季起念是以兄弟讓也乃泰伯夏有大易者從天下起念是以天下讓也以父子讓以兄弟讓是以文王爲一家公共之文王以天下讓又以文王爲天下公共之文王此段至心民垂得稱夫子特表而出之

彭魯岡曰伊川曰泰伯以天下讓者立文王則德被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之故讓之也不必革命使紂賢文王爲三公矣此說極當蓋荊蠻一逃意在使文王

得佐商澤被天下不僅爲一家之父子兄弟計其事
勗其志孤故雖智者不及知也

用誥謹案以上三條本程子立季歷則文王
道被天下爲說

顧亭林曰皇矣之詩曰帝佗邦佗對自太伯王季則
泰伯之時周日以彊大矣乃託之採藥往而不反當
其時以國讓也而自後日言之則以天下讓也當其
時讓王季也而自後日言之則讓於文王武王也有
天下者在三世之後而讓之者在三世之耑宗祧不
記其功彝鼎不銘其迹此所謂三以天下讓民無得
而侮焉者也

李厚菴曰注從叟記謂太王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

從因逃太之夫子以是美其讓也揆以時勢情理似
未必然當太王時殷道猶盛太王亦賢者安得遂萌
不臣之心縱有是心將太王自行之乎潔身而太以
惡與父是未得爲至德也有待於後嗣行之乎不從
亂命以蓋耑人之愆可矣今觀季歷文王再傳將百
季猶未受命可以自太王之喪是心故子孫得以終
守臣節不以違其父祖之志爲嫌也泰伯何爲急急
太之乎蓋其事與伯夷相似所謂讓者讓季歷耳但
所讓者區區岐陽之國而夫子言天下後學由此生
疑析之以理蓋周室將興其兆已見泰伯又賢勢可
奄大以天下讓云者事後追論之辭若當日藪然侯
邦遽曰以天下讓商亦可謂夸而非事實矣況曰三

云者必也泰伯曾辭避之而太王未之許卒乃託名
遜公以遂其志故曰三讓也其事與伯夷同然夷讓
於父殷之後則父過既彰而宗社幾於蕪主故不如
泰伯之公於事先而泯其迹其蕪讓名也乃所以善
處父子兄弟之間而爲德之至比夷齊之曰賢人者
有進焉

楊賓實曰讓商之說謂泰伯一立則天下卽歸泰伯
將欲辭之而不能故早見及此而讓而不居是延商
祚及百季者皆泰伯忠貞之所畱也夫懼己之德澤
及民恐天與人歸致失臣節似揆之舜禹文王之事
有未必然者且旣卽侯位而盡其忠貞如文王之事
殷豈害臣節此讓商之說或有未安也至讓周之說

則曰泰伯欲遂父志再傳可成王業泥天下二字取
解以當日之事勢及聖人之立心推之尤多未合玩
夫子本意祇傳其能讓國於弟以成父志而其遜隱
微無迹可見上以全其父之慈下以成其弟之友視
伯夷之讓尤爲盡善故傳之爲至德見其能全天倫
而不傷旨因周後有天下故云以天下讓特據已然
而言非泰伯知文王將有天下而讓以成之也

用誥謹案以上三條卽龜山推本言之之說

何義門曰漢書地理志云殷道旣衰周太王亶父興
邠梁之地長子泰伯次曰仲雍少曰公季公季有聖
子昌太王欲傳國焉泰伯仲雍辭行採藥遂奔荊蠻
公季嗣位至昌爲西伯受命而王故孔子美而傳曰

云云安溪先生云用此段事實意脈以解論語便自明白不須紛紛謂讓商天下

許白雲曰詩言太王實始翦商其意以爲周之所以滅商者自此基之爾非必謂太王卽有翦商之謀也蓋古公之遷邠人從之如歸市而吳越春秋云古公居三月成城郭一季成邑二季成都而民五倍其初彷彿帝舜氣象則德化及於民其勢有不可過者但古公遷岐在殷王小乙之末季不久而高宗立傳說爲相中興在位五十九季次祖庚立七祀次祖甲二十八祀文王生書稱祖甲之高國三十有三季自遷岐至文王生之季已九十七季古公壽百二十歲後不知的於何季卒計在文王生一二季之後則古公

始終正居商令王有道之世翦商之志何自而生邪
文王生有聖瑞故古公曰我後世當有興者其在昌
乎泰伯知欲立季歷以傳昌乃亡叟之可見者如此
蓋古公但言興者其在昌未見有翦商之意觀知欲
立季歷之言則亦未嘗明言立季歷所謂知正於其
在昌乎一言知其意爾其讓國也固爲至德而季歷
之後世遂有天下天命旣欲興周其始也非季歷則
國固泰伯之國而泰伯之後有周矣故曰以天下讓
夫子就成事上論其讓也止讓國而非天下故民旣
得而傳惟太王始不明言立季歷乃泰伯因其其在昌
一言暗知太王之意託採藥而公亦旣讓國之迹所
以民尤旣得而傳所以爲德之至也

崔東璧曰集注太王欲傳季歷以及昌其說本之叟
記叟記但載大王云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未嘗
有太王欲翦商之說也朱子從而增之金仁山駁之
是也而後儒猶云云者無它震於孔子至德之稱以
爲避弟之節小存商之義大故不肯舍彼而就此耳
夫太王之事詩孟子言之詳矣詩云古公亶父來朝
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孟子曰太王居邠狄人侵
之公之岐山之下居焉太王流離播遷之不暇而暇
謀商乎詩云天佗高山太王荒之又云帝省其山桡
檓斯拔松柏斯兌帝佗邦佗對自太伯王季孟子曰
文王以百里是太王雖遷岐而生聚猶未畧田野猶
未闢至於王季始啟山林文王然後蕃盛而疆宇猶

僅百里也太王之世周安得日彊大哉且使太王如
果彊大則何不恢復故土逐獯鬻於塞外以雪社稷
之恥乃反晏然不以爲事而欲伐天下之共主是司
馬錯之所不爲也太王豈爲之乎記曰君子素其位
而行不願乎其外古之帝王皆非有心於得天下者
也天與之人歸之不得已而受之自南河陽城之避
不待言矣卽鳴條牧野亦如是而已受球受其以後
三分有二之餘但使桀紂之惡未甚猶不冒伐之也
況太王新造之邦葢爾之土乎且太王天下之仁主
也當其在邠也獯鬻無故侵之而猶不與之角事之
不免而遂去之太王之心亦可見矣烏有喘息甫定
而欲翦商者哉今論者但欲表泰伯之忠貞遂不憚